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革命的前一幕

陈 铨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革命的前一幕

陈 铨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的前一幕 / 陈铨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42-7

I. ①革…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810号

革命的前一幕

著 者	陈 铨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聂福荣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88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42-7/I · 382
定 价	37.00元

CIP

中国图书出版集团

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官方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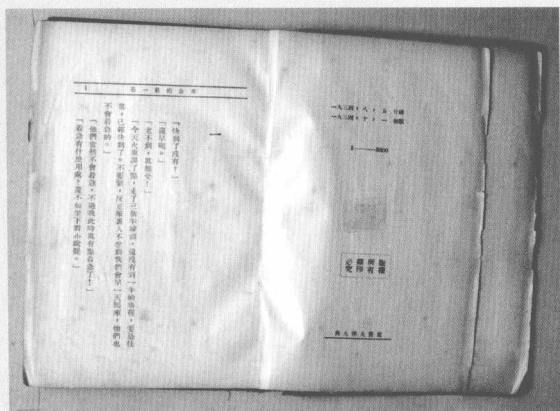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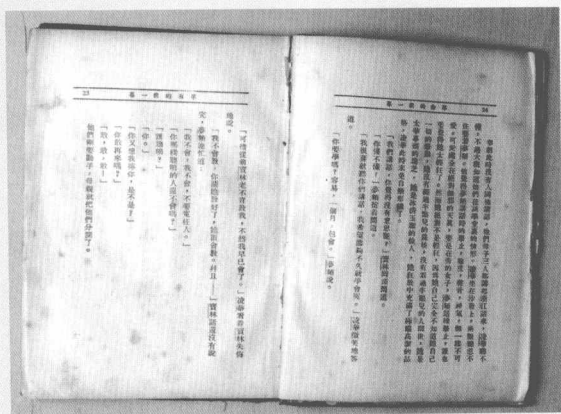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版《革命的前一幕》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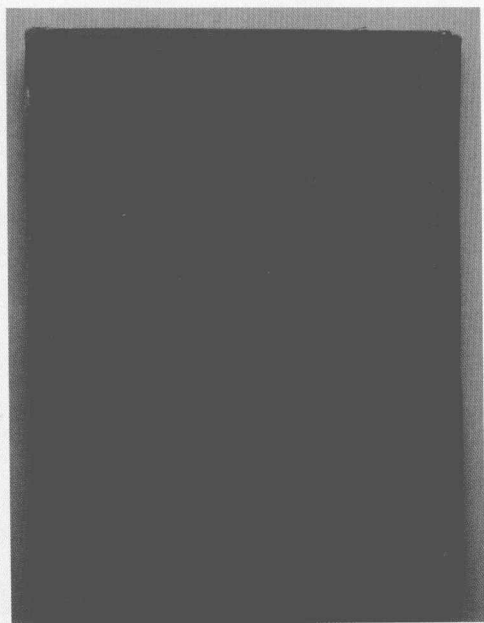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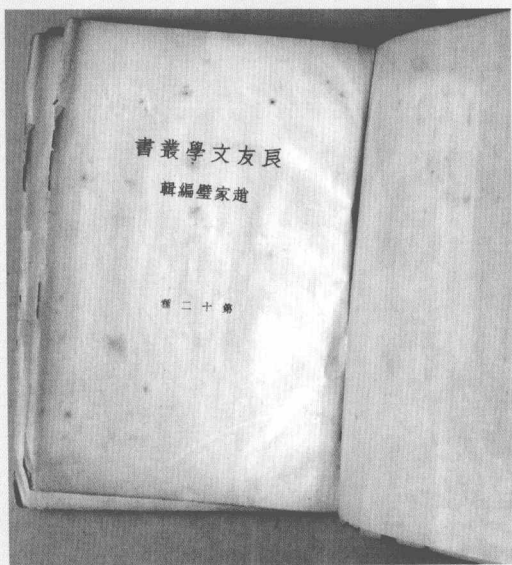
良友版《革命的前一幕》内文



良友版《革命的前一幕》版权页和内文第一页

良友版《革命的前一幕》精装本封面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快到了没有?”

“还早呢。”

“老不到，真难受!”

“今天火车误了点，走了三个半钟头，还没有到一半的路程，要是往常，已经快到了。不要紧，反正家里人不想到我们会早一天回来，他们也不会着急的。”

“他们当然不会着急，不过我此时真有点着急了!”

“着急有什么用处? 还不如坐下看小说罢。”

凌华尽管不断地问宝林，不体贴人的火车还是慢慢地移动。他坐下把一本小说翻开，觉得毫无意思，看不上两页，又放下了。往窗外一望，已经是暮霭苍凉，晚烟四起。移时黑色笼罩了大地，天气渐渐寒冷起来。他打开手提箱，拿一件衣服穿上。车上的人，此时都静静地不作一声。宝林坐在他的对面，两眼也忽开忽合，移时竟打起鼾来。同宝林一个位子坐着的是一位面色苍白

的商人。他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有时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移时宝林的头点得太低，他忽地用力往上一抬，两眼模糊地睁开，惊异地问道：“什么时候了？”凌华笑道：“你自己不是带着表吗？为什么还问我？”宝林拿出手巾，擦了眼睛，衣襟里掏出表来，一看，原来已经九点半了！

凌华想不一会就要到了，急急忙忙地把衣箱打开，把洋服穿上。宝林笑道：“回头我们俩一块回家，他们一定以为我同一个外国人回来了，尤其是妹妹，她一定要笑死呢，她真喜欢笑！”凌华还没有穿完，听说，想了一想，连忙脱了洋服，重新开箱，取出一件白绸大褂，并且把青纱马褂也穿起来。

“你为什么又不穿洋服了呢？”宝林笑问道。

“穿起洋服，你们家里的人一定觉得我太轻浮了！”凌华正经地说道。“你父亲素来就以为我少年老成，这样一来，他对我的观念倒变坏了！”

“真老成！真老成！你也够老成了！”宝林忍不住大笑。

“你刚才提醒我，现在又来笑我，真正岂有此理！”凌华假怒道。

“好！好！你说‘岂有此理’就‘岂有此理’好了！你既然穿上马褂，当然是顶不‘岂有此理’的了！”宝

林看了凌华一眼，更忍不住大笑。

宝林笑时脸上红得像满放的桃花，酒窝深深现在两颊。凌华呆呆地看了一阵，脑子里忽然涌现出宝林妹妹的像片来，他心里暗暗地想道：“怎样同他妹妹的像貌，一模一样？他妹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笑？他说她比他还喜欢笑，这才有意思呢！”

他不住默默地想，宝林倒觉得奇怪了！

宝林一番大笑以后，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接着同凌华说了许多关于他家里的事情。他讲他父亲是如何的勤苦节俭，每天都要到铁路局去办公，除了吃饭与晚上，没有休息的时间。他讲他母亲是如何的慈爱，爱他们兄妹好像性命一般，她本来很快活，不过自从大姊放错了人户，伤心死后，她一提起就悲伤，现在看看妹妹读书，她就讨厌了。他讲他佣妇李妈是如何样的脑筋简单，行动是如何样地慢，不过为人却忠实可靠。他讲他家乡风景是如何地美丽，就在葛岭的半山，西湖当前，一时一刻，景色都有无穷的变幻。他又讲他妹妹是如何地调皮；如何地天真；如何地聪明；如何地可爱。他形容他妹妹捣乱的样子，两人都忍不住笑。

凌华心里本来很着急，听宝林的说话，他一点也不着急了。他有时也问一两个问题，不过宝林高兴说话起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断，又能察言观色，绘影绘声，用不着什么问题，他自然能够说出句句你所要听的话。

喧嚷的声音，把他们的说话打断，原来火车已经到站了。一群搬行李的苦力，一齐拥上车来，把客人行李拖住就走。宝林叫凌华紧守住行李，等人松一点，他们才自己提着小箱子走下车来。宝林又去雇好洋车，约四十分钟后，就到葛岭。他们付了车钱，自己提着箱子，一步步踱上山去。

天色非常昏黑，已经是深夜了。回首望当前的西湖，朦胧不可见。山路两旁都是翠竹，微风阵阵吹来。宝林怕凌华看不清路，他们携着手走。

“不要紧，再几十步就到了。”宝林说。

“什么时候了？恐怕已经十二点了罢？”

“也许。你觉得疲倦了吗？”

“不。一点也不。不知道他们睡了没有？”

“也许。就睡了也没有关系。你饿了吗？”

“有一点，不过也没有关系。”

“回去叫李妈做饭好了。也许我家里有客人呢。我动身时接家信，说这阵常有客来，要是客，他们就睡得迟了。”

不一会就到门首了。宝林去叫门，里面立刻答应道：“来了。”

屋里灯光射到门上，凌华看见一位女郎来开了门，面庞看不清楚。她立刻回头道：“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

凌华随着宝林进去，到东客厅把行李放下。宝林的父亲随着进来。宝林介绍道：“这就是我的同学陈君凌华。”凌华向他父亲一鞠躬。

刚才在车上山上都很凉，进屋子却热了。凌华穿起马褂，加上刚才步行上山，此刻全身发热，额上汗珠，不住地涌出。宝林的父亲连忙向他道：

“不必客气，请把马褂脱了罢。”

“不要紧，屋子里还很凉快！”凌华一面用手巾拭汗，一面说。

“这样热，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宝林的父亲再说。

“我早就——”宝林刚要说，被凌华看了一眼，忍住笑不说了。

凌华本来想坚持下去，经不起宝林的父亲再三的劝，窗外似乎有一种忍不住笑的声音，好像刚笑出一点，就用力把口掩住了，凌华心里着急，额上的汗珠，更出得多，他只好把马褂脱了。

“天气太热，把大褂也一齐脱了罢。”宝林的父亲再说。

“不要紧，屋子里还很凉快！”凌华用手一面试汗，一面说。窗外似乎又有一种忍不住笑的声音，好像刚笑出一点，就用力把口掩住了。

“到我家里来，用不着客气，以后我们就好像一家

人样。宝林曾经讲过你许多好处，我们都很知道你了。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把大褂脱了罢。以后要随便一点才好，……天气真热，……好，……这才好……宝林，把陈君的衣服挂在那儿，这门上有油，发潮，恐怕弄脏了。”

大褂脱后，凌华觉得舒服多了。接着洗脸，吃茶，宝林的父亲问了几句路上的情形。

“西客厅里住的是谁？”宝林问道。

“张老伯的三姨太太。”他父亲低声道。

“来了多久？”宝林再问。

“来了两天了，她因为房子没有租好，所以暂住两三天。现在屋子已经找好了，明天下午就搬去。”

一会饭已作好，宝林同凌华吃了饭，回到东客厅来。再休息一会，他们因为太疲倦，就预备睡觉。

“叫你不要穿马褂，你一定要穿，你看多难受！”宝林笑道。

“你这个人真正岂有此理，不帮我的忙，只是笑我！”凌华假怒道。

“好，又是‘岂有此理’了！”宝林更笑得厉害。

“让你笑死，我不管！”

说到这里，窗外似乎又有一种忍不住笑的声音，好像刚笑出一点，就用力把口掩住了。

二

凌华与宝林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朝日已经铺满了窗棂，时钟已打过九下，宝林的父亲已经到车站办公去了。

“三哥起得真早！”一个女郎的笑声。

“比你早一点。”宝林在天井里回答的声音。

“才怪！我七点钟就起来，你九点钟才起来，还比我早吗？”

“这不过是今天一次罢。”

“才怪！我从来没有迟起过。”

“好，好，好！你厉害就得了！”

“呸！你骂人干吗？刚回来就骂人！”

“我一天不骂人；一天就不痛快！”

“真讨厌！”

“谁还有你讨厌？”

“三哥，老实说，你真讨厌我吗？”

“真正讨厌你！”